

鄱陽縣志卷之十七

藝文二

序書

唐 奉送從叔赴任鄱陽序

權德輿

叔父端懿誠厚退然自牧博洽前載不以沽名待價為心德輿羈州時伏見從叔父義興君戶部君送別二序自前秦安邱敬公至周千金恭公而下德善功烈辨其昭穆叔父承千金廣川清水三葉紹封之慶其素履淑行二叔父實詳言之爾來三十餘歲矣服義日茂用晦如初以仁愛任郵復趨選部銅章列城得之不勤昔季路宓不齊理蒲與單父為孔門上弟宏之在人仁遠乎哉况番君故地理通下邑其壤沃其境清惠和簡廉可以遊及異日九江之西上百里課第於有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司者其在叔父乎佐酒霑醉歌詩為禮有命曰爾宜序謹序

宋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陳貽範

漢孝宣帝嘗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稱良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楚東境後屬吳秦置番縣屬九江郡漢為鄱陽屬豫章郡建安中吳列為鄱陽郡鄱陽縣隸焉豫章分置梁置吳州陳廢為郡隋罷郡為饒州大業中仍改為郡唐復為饒州則饒之為州殆四五百年矣牧守近千人而比閩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虞溥梁陸襄隋梁文謙柳莊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圃間有周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畫像為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于饒見魯公雪程烈女被寇事特道其始末

豫章書程烈女父兄為盜所殺掠女去女

尋以計脫歸告于刺史顏真卿捕獲戮于市女劾其心以祭父兄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

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饒守著于圖記繪像九人而范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爲之立祠頌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然公之遺風餘美每見於民之去思凡公制作修創之跡游賞吟咏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邀名于世庶其垂後而比于召棠之歌咏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邱歷延慶杭越蘇潤青潁邠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績燦在國史家集奏議間何假于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棄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序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二

元 忠史序

虞 集

忠史者鄱陽楊元所著也元之大父死于宋咸純末元傷其事不著于世故爲是書列夏商以來未至宋而止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求一言以爲識某曰嘗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爲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爲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于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概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歉於斯乎子嘗薦元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述之意云耳

松巢漫稿序

張 翥
河東人

延祐中余至鄱陽與吳君德昭胡君文友吳君仲退游聞徐君山玉詩聲而不一識後會楊先生仲宏論江湖詩人亦置山玉伯仲間今不十二年喪逝殆盡不知天壤間詩卷留否前輩用心精苦孰與詮次若英靈間氣集以傳後人使姚武功許鄧州賈長江不獨美者亦九京所與歸也國子上舍舒元出山玉詩一編曰松巢集屬翁始得盡讀其澹遠自得之意多而葩華刻畫之辭畧詩中自謂從諸老得印可妙中可悟不可傳者殆其然乎芝山之幽鄱江東注楚騷遺聲在于山水者亦扶輿磅礴之所發而數君子鴻于詩律宣呂助儀刑如在噫往矣因山玉之詩而有所感故并及之

明

鄱陽劉彥昂詩集序

宋

濂金華人

予昔與劉君彥昂遊見其賦詩多俊逸心獨奇之及其奉命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三

佐戎幕于閩別去且十年重會奏淮上亟問近什如何彥昂解橐中得數十篇予讀已大驚璞玉輝春蠟珠浴月溫潤清逸何其似韋應物與勝軍百萬鼓行沙漠風酸霜苦鍊騎驚秋雄渾悲壯何其類岑嘉州與英英乎芙蓉濯太液之波楚楚乎蘭茝沐湘沅之雨氣韻秀麗何其近謝康樂與商敦周葵朱湮翠蝕龍章鳥蹟歛識獨存典刑古雅若樂府諸題又何其駿駿乎漢魏之風也蓋彥昂天分既高而人功又深凡有模擬輒步驟似之予今猶舉其概而言之也嗚呼予昔學詩長薌公謂必歷諸體究其制作聲音之真然後自成一大家彥昂之學正與予同自愧跋躐之行不足以追逸驥尚何言哉然又竊怪彥昂何以能如斯也頗聞其先人友梧翁乃月灣吳公高弟善爲詩與文靖虞公文安揭公禮部吳公輒

相友善遂由縣文學薦入詞林未上而夭其家庭相傳必有卓絕于人者不然彥昂之詩何爲膾炙人口而不厭哉其能垂世傳後當不疑予耄矣文采衰矣不能有所發越矣姑撫昔奇彥昂者爲之序以自附知言之士云

篆韻集鈔序節文

宋 濂

鄱陽劉彥正幼承先訓留意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于是用韻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後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已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爲一編以附于後共成若干卷精密而不失于粗疎嚴簡而不至于冗泛其可傳世蓋無疑已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所著頗以許氏爲宗今又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四

觀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惟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邪周氏所著已盛行此編士大夫多取觀之濂故爲序作者之意于編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慎無以爲小學而忽諸則善矣彥正名爆知嚴州建德縣氣貌粹然有道之士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百哀詩序

劉 炳邑人

百哀哀耆舊也予以漂泊之踪去國二十有五載及還桑梓登芝山過魯公亭蔓烟殘照莽其爲墟因念平生宦遊江漢以翰墨之技辱契於縉紳賢士間轉盼俯仰多爲鬼錄晨星寥寥風流雲變存者能幾追憶遊從之樂或登高把酒或夜雨燈牕操觚典籍之場咏歌文藝之圃獲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儼乎容儀會晤之時渺乎交際睽離之處恍若一夢寤可

復得耶其或以節義立身或以文學致宦或以苦志槩鉛守道林阿或以游藝和光方外自尙其緒言餘論音徽未沫而聲光流洽于時事業未白于後雅志遂湮良可痛惜白楊蕭蕭宿土荒矣夕露漚矣身名俱泯與草木而同腐矣何時命之不偶耶雖駒隙不留逝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深懷季子掛劍之感不勝山陽隣笛之悲昔魏曹子桓痛徐陳應劉數年之間化爲鬼物臨文拭淚良有以焉張夢陽賦哀哀漢陵也杜工部賦八哀哀大臣也予今不敢以文律追步前軌而悼亡慨逝古今一情故著于卷并疏其姓氏梗概惟知己者覽之必有同予懷者焉

經世大訓序

余 祐邑人

天下國家之治莫盛於古昔帝王而帝王之治必本於聖賢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五

之學奏漢以降治不古若非帝王之治不可復於後世實聖賢之學不復傳于後世也宋旣南渡文公朱先生出於其間以聖賢之學近接周程之傳遠紹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統窮理極其精深而于天下之大用已備修身極其純正而于天下之大本已立其於帝王盛治特舉而措之耳嘗考先生年譜則幾弱冠已登仕籍自是歷官未嘗通顯然隨權力所及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則無一毫不及于心而欲盡見于措施之間雖多沮撓不容自己若其上告人君下語卿相及語戒門弟子之從仕者則又據極忠蓋剖析幾微使致治本末如指諸掌當時君相果能大用先生而惟其言是從帝王之治端可復見而宋不卒于宋矣然而先生道大難容進未尺寸而退已尋丈甚至不徒不用其言而擯棄其身禁絕其

學放逐其徒帝王之治固不能使之顯設於上聖賢之學又不欲其退講于下嗚呼先生果何人哉當時君相昏暴不仁一至如此尙復何言而宋之民物不被先生之澤先生之學不獲施及一世豈不深可惜哉祐不敏蓋嘗竊讀其書妄窺其道雖未有得而已見其廣博宏深精切平實用之大者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用之小者雖一事一物之微亦莫不各得其所願恐學者未嘗盡讀其書雖或讀之徒爲口耳之資而無體驗擴充之實則亦豈能真知先生之學體用具備本末兼該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耶又嘗慮先生之書如文集語類卷帙浩繁學者卒難檢閱而二書之中雜論治道可以類相從者自宋迄今未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况先生之道雖不用於當時而遺書幸存實後世有天下國家者所當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六

誦習師法用臻至理庶幾斯世斯民蒙被先生之澤此經世大訓所由編也正德甲戌夏四月日

游藝至論序

余 祐

古人詩文字畫初非有意爲之而其造詣高妙後世卒不可及者有本焉耳學足以講明義理道足以變化氣質時然後言禮然後動七情中節達道攸行則其德固獨高天下由是感事觸物蓄于中者不容不洩于外詩文之類是已易書春秋禮記文之爲經者也國風雅頌詩之爲經者也世固知諸經所當尊尙而不可悖乃于詩文則皆逐時好徇俗態非惟不求純古之作而近古之作亦不知求焉嗚呼無所養者吾何責其能有知乎無所知者吾何責其能有作乎無知妄作吾又何暇計其美惡也耶然推厥所自則于人才高下世道

升降卽影嚮而占形聲就枝葉而探根本實不容于不思古而慨今矣顧自惟念學未有成徒懷感慨之心而乏推挽之力乃採文公先生論說次爲此編題曰游藝至論庶幾開發聰明變易習尙而於人才世道不無小補豈徒欲計詩文之美惡乎雖然文公之論抑揚反覆不可不知其意之所存孔子謂聖人吾不得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此言人品高下不同不得已而思其次耳又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此言教人當因其才不可躡等躡分而無益也漢魏晉隋唐宋凡諸名士有作雖能自成一家槩之六經奚趨天淵文公猶有取焉則其志甚可悲而欲變齊以至于魯變魯以至于道不得已之心也讀者尙當深潛玩味旣得其言而又得之所以言庶幾有益于已而無負于文公懇切垂訓啟迪我後人于無窮焉嘉靖三年甲申歲冬十二月初旦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七

敬齋集序

余 祐

文莫盛於五經四書詩莫盛於三百十一篇其體制華質字句詳簡各以時異不相沿襲要皆妙道精義所存傳之萬世無弊者也後世作者不本諸身心道義同符古人顧惟役志辭翰宜其愈工而愈下矣宋興程朱繼出道德隆盛煥然三代之風所著詩文莫非道義津液流暢大可以明人倫小可以識物理實與六經四書共爲布帛菽粟以資民生之日用也由元迄今學者幸生程朱之後宜皆向慕不容背馳而言文若詩必稱漢唐惟以理學歸之宋焉嗚呼天下古今果有理外之詩文乎理旣精到而謂詩文未工猶木之根本深固

而枝葉未茂誰其信乎漢唐名家最稱揚韓李杜輩借有聖人重加刪定不知四子于程朱孰在所取孰在所去乎若四子者雖未可與希聖亦各聰明過人使偕程朱而生必望其廬俛首帖耳不敢自立異矣世之聾瞽乃饕此取彼何哉擅彼作者未嘗去意而就辭也今則惟其辭而不惟其意世降益下真吾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竊嘗以詩文喻之女子貞其理也美其辭也貞之性美之質皆出于天其辭理流出胸臆而恥夫假借牽合以成章也不取女之貞而惟其美可乎不取美質出於生成而惟其膏沐容飾可乎後世詩文貞固鮮存而所謂美者視古昔亦大不侔矣敬齋胡先生學常以治心養性爲本經世宰物爲用每患朱子之後經傳旣明學道之士類多口語藉藉無得於心而其去道遠矣故於經

書惟加熟讀詳玩涵泳義理不輕爲之註焉而况詩文又非傳註之比是以所作旣少而所存尤少載此集者皆祐于先生旣沒之後訪之遠邇收之散亡間多少時之作亦不忍刪蓋先生雖不役心詩文而凡有所作罔不闕切民彝物理非俗學無用之空言也就中與人書疏析義精詳體道真切尤非漢唐諸人可及讀者能以程朱軌轍求之則其造詣宏深真足以羽翼斯道之傳而永垂世教豈無能辯者哉

送指揮使徐公德廉歸遼東序

彭程

吾番鳳岡徐氏指揮我生髮未燥已聞其名矣但未究其實也成化丁未春予以進士登第得與徐君邦孚爲齊年又偕南還邂逅論心之餘各道其家世之所由來始知遼東都指揮僉事諱便者拓邊土之功視古名將弗少遜焉宜乎沒世

而番人稱之不衰也今年春邦孚以書來屬予曰吾重姪德廉以遼海指揮使蔭補上京師請假南還蓋因葉尋根因流尋源之意也居五越月而代馬北風之念念不忘且欽限嚴迫不敢止留率諸弟姪餞諸大溪之滸因卽鳳岡十景繪圖分題賦詩以寓其情於既別之後欲得吾兄一言而序其首時客有曰十景雖鳳岡勝概謂之隱者所盤旋可也而遼東乃北面鎖鑰之地且遠在山海或者無所協乎予曰是亦有意焉德廉之來鳳岡怵惕於雨露之濡徘徊於桑梓之陰不能忽然於故鄉之眷戀也徐氏諸公繪之圖而卽景寓情以各賦其穆清之咏俾德廉袖而回遼退食之暇與家人共展而玩之指以相謂曰某地是吾祖里也某山是吾祖壠也某名某字是吾諸父昆弟行也關山萬里一目瞭然風概不殊開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九

大雅堂序

何喬新

廣昌人

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天下之正道也不幸而遇禍變焉爲臣效其忠蹈白刃而不悔爲婦秉其節歷艱險而不渝可不謂大正矣乎然忠臣節婦同出于一家者則尤正氣之所積而凝也若番陽胡氏萃忠節于一門固有足傳者焉當元之季羣盜竄起胡公振卿舉義兵克復城池行省錄其功授饒州路判轉戰至浮梁矢盡糧竭以身死之君子稱其忠君之配

趙氏聞變携其孤叔儀避于鄰境踐荆棘冒霜露紡績自給卒全其孤以不隕其祀君子稱其節及天下既定叔儀奉母歸復舊業作堂以居之中書左丞周公伯琦爲題其扁曰大雅而學士宋公景濂爲之記蓋雅之云者正也爲臣而盡其忠爲婦而盡其節非所謂大雅乎叔儀五世孫韶舉進士累官刑部員外郎乃取周公之篆宋公之記與蔡董二先生之傳名卿碩儒之歌詩萃爲一卷屬予識其後予三復而有感焉當宋之末疊山謝先生以秉節不辱死而其夫人李氏亦自經于獄中君子以爲忠節萃于一家及元之末又有如振卿夫婦焉饒信相望三百餘里而忠臣節婦兩見于其間豈非吾江右山川正氣之所鍾歟予旣感振卿夫婦之忠節而左丞之篆潛溪之文又素所嚮慕者遂識而歸韶嗚呼韶爲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十

忠臣之後尙思踵美踐猷以不忝大雅也哉

送劉子道徵序

孫 鑛餘姚人

余爲諸生時自以賦性狂疎無當于世遂謝經世之志惟矢志于學文修行以是二者取于己自足又甚約易操苟獲少樹立不至隨流而靡斯已矣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若以天下之生靈嘗吾技則豈敢哉旣而登仕籍備員禮部與同署諸君交遊定讀書之約疑則相質有得則相示間相勵勉以持心守己之義意歡然甚得也無何而六七君子多以遷謫去請告去頭芝陽劉子又以省覲歸里漸紛紛星散矣劉子爲人恬澹自安不役役于世而亦不與世忤今乞身暨去非獨圖慰岵岵之思抑將求廣其蘊蓄欲有所充其未足也嘗謂余曰吾勉強學問欲行如河東之篤而文如北地之瞻

若夫功業則以俟能者夫功業今人所矜卽所自標植雖未能果補益當世然大都振廢剔蠹搜前賢之未舉以邁眾驚愚亦自沾沾足喜若以學問修行語之彼直以爲縛世網守空文促促效轅下駒耳而劉子乃讓彼取此豈誠自以力之不至無亦以彼所猷爲者無當于己而不敢蔑天下猶望其有出于彼者乎李先生坎坷抗節一當事輒敗薛夫子御史時不署上考比登大位不數日解去措施無聞然至今人語及文清公之至行則悚然斂衽不敢生鄙心而空同子摘辭協聲起宋元之衰習卓然追古始爲一代主盟夫豈徒負志自振微于一獲良以私師聖賢銳情往古極才之所至不遺餘力矻矻數十年白首不倦故卒克成就後世有述也不乘勢不起不當時不榮徒手而致不朽豈易爲哉余嘗謂劉子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十一

子頗餘澹泊之慮而未究精猛之志子昔散自中秘以次當諫議而顧自乞郎署嘗告我以爲諫議甚難一言事不當身名俱損非怯禍害正恐見不燭其至貽同志羞曷若守諸曹郎歲月稍紓尙可翼獲學益其意豈不旣美矣忽忽而迄今五六載自摩其腹較往年何似幾何增益薛夫子李先生不如是也今往而家居又異于在官時奉二親之暇悉可畢力于學矣劉子果能以日自惜文行日異他日來使余輩異觀以爲非今時劉子則三載之自乞不虛耳不然徒竊歲月之間以自優游金門可陸沈何必青山宿昔所云希薛李二君者竟何期哉雖然余望劉子劉子亦望余使他日劉子見余亦以爲非今余庶幾足相較學業不然余面方將頽然赤對劉子漉漉然汗下又奚能道今日之語相傾心歡哉詩曰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欲不負斯言其何如修矣萬厯歲在丙子
夏四月朔鑛頓首書

別饒州士民序

張允掄

余治饒四載初年餘土俗人情不甚洽習與民無事而已後
二載興利除害之政稍以次第舉然承積弊之後諸事待更
弦者尙多予曰孳孳未遑也會以逋餉貶秩當去予悵然念
志之未竟不能無一言與士民爲別何言乎言志而已予嘗
謂爲學與服官皆不可不以好名爲戒今之爲吏者往往翹
然思見其長以炫惑觀聽而要上官之譽可飲食宴樂而致
要津若此者予自遜以爲不如老聃之言曰治大國若烹小
鮮漢人之歌曹參也曰載其清淨民以甯壹旨哉斯言夫牧
民者非能益之於民不害而已抑非能悅之使民不怒而已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十一

然則奇功顯名非牧民者之所爲乎曰事會相激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事定民安則欲然深藏浮雲過太虛仍與民
相恬於無事而已矣夫世俗所稱賢豪間予才皆不逮而予
所挾持以爲不負所學者乃至迂極鈍而爲名之所不歸其
見拙於世宜也且饒逋賦地自勦餉練餉比歲頻增民乃大
困當事者以鑄級褫職不足速輓輸而申其令曰殺蓋二載
以來督責苛急終日如坐漏舟衝駭浪漂搖震盪無食息安
此苦予自知之未嘗數數爲士民告也爲吏者功名自矜重
一奉督責則怵惕張皇手足無所措雖斬刈民命以全其官
固將爲之予處此恬然不爲辟易勸令自輸而已時以爲頑
鈍不適於用卒以見斥悲夫然予私心揣摩天下全局亦大
有爲不可於時論者也何者封疆之壞有大根本節目而兵

餉不與焉卽兵餉之敝有大根本節目而催科不與焉餉何以匱師老無功也師何以無功主帥非人兵不用命也昔廉藺交懽猶全弱趙今發言盈廷坐觀封疆之成敗而以憂勞獨貽天子有招不來麾不去以身繫天下之重輕者乎夫天步多艱朝端宜啟尙節氣用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郡邑之間宜崇獎廉介恬安不工要結之吏孔子之贊齊武子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夫慷慨敢任忿不顧身急國家之難此今人以爲至愚而緩急足恃甚無取乎其智有餘也故救敝於今用人選將爲先次練兵又次籌餉此根本節目之大計也大計不務徒恃加派古人豈有用兵二十年無尺寸之功邊腹交困而供億不匱者乎雖桑孔復生其計必誦蓋天下之勢如病夫然不得良醫而用之寧可勿藥勿聽庸醫勿藥

而委命於天病之起否未可知也庸醫一進則立至於不可救謀國者不務本計而侈談加派皆不如勿藥者也今縱不敢望時有良醫獨不能爲勿藥乎哉凡予所爲不能斬刈民命以全其官有大不可於時論者意在此也圓鑿方柄齟齬而難入自古以爲嘆夫天下以表暴爲能而予尙無事以軍興課治而予言民窮以此挾持與時尚絜方圓之勢官四載而謫猶訝其晚耳士君子得志則明於救時之標本以輕薄喜事爲戒不得志則斷於立身之進退以浮沉苟祿爲戒予旣不能行其道於時義當決去去乃無憾耳嘗恨身不列言官不得抗疏陳此意於朝欲揭之當事多忌諱必不見采是以鬱鬱無可告語今當歸終不一言是使時人果以予爲頑鈍無用也偶覽韓愈圻者傳而善之其言曰食焉而怠其事

必有天殃吾不敢一日舍饘以嬉噫天下有怠其事而食焉者誠可媿也予往矣將從圻者而受業焉

芝郡文獻錄序

史簡

夫百里一賢千里一聖羣宗其至以爲歸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我取其型以成式也生長父母之邦舉前賢之姓字無聞則視聽塞矣身被先王教澤之隆舉鄉先生之行誼文章不能別黑白而定一尊則是非淆矣予自垂髫受先君子提命嘗聞某邑有某先賢有某先賢遺書輒心識其姓氏不敢忘今溯前文獻存者半亡者半若建文時之胡公閏正統時之孫公原貞成化時之孫公需宏治時之戴公珊正德時之余公廷讚蘇公章嘉靖時之盧公瓊舒公春芳萬曆時之劉公應麒陳公文衡陳公嘉訓陳公大綬天啟時之黃公龍光皆國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四

之楨幹邦之典型也今欲摭拾遺文幾爲空谷足音矣唯幸爲胡公傳者有英風紀異一編此則不必其言之傳而傳之者已有其人若夫言與人之必可傳傳而必可法者若敬齋胡公古城張公訥齋余公先人惺堂公其學行則濂洛關閩之遺也若念齋程公青峯汪公星橋金公其文辭則廬陵盱江之氣也資啟沃勤獻替則桂太傅祝黃門是採此又政治得失之鑑而董江都劉更生之籌畫也思數君子者生當其時幸而躬逢其盛爲宰相爲卿貳爲藩臬爲臺諫爲良牧守則各致君澤民爲巖穴老則亦明體適用皆不負所學以章國家文明之治卽不幸而身履其變爲志士爲仁人則能舍生取義以續綱常人紀之統是其文章足以華國道德足以飭躬至性足以質天地格鬼神聲施至今何赫奕也予嘗欲

彷彿宋景濂先生評浦陽人物著饒郡名賢記有志未逮今幸
先後羅致諸先生集於家推當時休養之隆念師友漸摩之
力卜山川秘惜之珍與鬼神呵護之靈雖經亂離顛沛不致
磨滅澌盡猶得哀集而叙次之用示後人自時厥後悉其姓
氏察其言行知諸先生之遺澤在一時而流風在百世者悉
於是焉徵之徵之而足尚藉此留有美則傳之盛而聞見無
違徵之猶或不足亦藉此闢無善而稱之誣而疑殆斯闕則
斯編也匪但不沒夫昔人或亦小補於後人矣編成劬見江
公梧叟葉公兩家子弟各以稿見示嗚呼小子於二公固尤
親承顏色者也彼都裘帶之容儀時塵寤寐負劍辟咄之誠
懇奚啻再三今猶昔也顧誰爲詢黃髮者乎誰爲繫碩果者
乎諷誦遺編益不勝穆然興感矣亟爲詮次附于編內姑志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五

予平生所見知者又如此共計文若干卷謹題曰芝郡文獻
著實云耳

國朝

清賦大綱自序

王永吉

慨自高譚仕宦者豔心通顯雅慕清華其於社稷人民之寄
政事錢穀之司則曰俗吏云耳吏豈能俗人矧錢穀而足以
俗吏乎哉封建變而郡縣積邑成郡積郡成天下邑得人則
邑治邑治則郡治郡治則天下治平天下者平郡平郡者平
邑而已矣邑之不平孰有大於錢穀者平其不平以底於平
亦孰有大於錢穀者戶口之登耗上下之損益軍興之盈絀
民生之休戚世運之汙隆官方之邪正俱於此致辨焉豈細
故哉陸宣公曰爲國之要在於審官共理分憂守宰彌切闔
境性命繫乎其人旨哉言也是以輔弼出爲牧伯載在周書

郡縣人居台衡詳於漢制潁川丞相密令三公指可屈矣前
代名臣往往乞補外任卽我

朝碩輔未爲守令尙有撫膺興歎者良以固本圖治愛人爲先
立政親民守令最近耳守令之職不過錢穀刑名二大端然
獄訟之事必有犯者乃麗五詞至於錢穀則君子野人咸待
命焉比歲以來賊寇交訌稅額頻增水旱不時穀糶翔貴人
多菜色聚泣隴畝武斷之吏笞肉捶骨必欲取盈眷此疲氓
旣空杼軸急賦繁役人胡以堪顧蠲租則九塞呼庚厚徵則
三農告匱兩全無害何道而可聞之善養馬者去其害馬善
養民者去其害民者而可矣議者謂加派之數視神廟年間
不啻倍之獨不曰算數影射則派那移胥隸誅求市猾侵牟
奸蠹窟穴豈惟倍且數倍之矣誠能剔蠹除奸奪狐鼠之餘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五

還之百姓而卽取百姓之餘歸之朝廷加者倍省者數倍雖
加實省少加多省方且沐浴歌舞室家胥慶又何吝焉夫錢
穀非不完之難不清之難也輕重多寡高難稽飛灑增減完
欠無據緩急失序如理亂絲長官有權而無法下民有心而
無口賦日以逋刑日以煩財日以耗豢豹虎於股掌委珠玉
於泥沙吏縱不俗民則何辜終夜徬徨良深痛悼不揣荒陋
竭宵旦之力取所屬賦役毛舉癡索董正而釐治之汰其浮
裁其羨核其實發其蒙俾愚夫婦曉然共知猾胥之手無所
上下歲省金錢以萬計省鞭笞以萬萬計七邑便之慮日月
旣久惡其害己必去其籍纂成清賦一書句節字比訓詁註
疏不厭瑣細期於詳明有繇票以分節目有易知單以提綱
領有實徵簿以核徵收有總撒單以稽完欠有流水簿以防

隱漏有合同票以杜分囂行五則以救五弊之窮除十害以收五則之效雖數歲以後四方之廣則壞成賦多不盡同而義比類觸潤色變通神而明之存乎人法卽未備大綱舉矣設誠力行豈獨福及丞民亦功在長吏也逋賦如山譴責漸至功名志矣束溼不已怨毒繁興私公困矣催科無法撫字乖方聞譽淹矣有吏如此俗乎否乎抑止於俗乎否乎若乃不蠲賦而民安不病民而國裕利害昭灼爲民父母何憚不行所不欲行者皆胥隸耳百姓欲行胥隸格之罪在胥隸胥隸不欲行守令因之胥隸奚罪焉夫所貴乎守令者防奸如防盜賊除惡如除虎狼憂國如憂其身家愛人如愛其子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不獨錢穀一事而錢穀其大者也允若茲鸞鳳乎鷹鷂乎繭絲乎保障乎色判蒼素器別薰蕕必有能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七

辨之者矣出則龔黃卓魯入則臯夔周召俗吏云乎哉俗吏云乎哉

史惺堂先生文集序

彭士望南昌人

望生百年後始得讀鄱陽史惺堂先生之書歎聖人思躬行君子而不得今一旦得之也先生幼孤負異質豪宕年十八從學鹿洞同堂傅愚齋爲書主忠信三字懸其前輒自收斂矢志於學自弱年至耄耋諸生至蒞官歸隱無一弗誠無一弗學富貴不爲之淫威武橫逆不爲之挫居室輿服飲食男女不自知其有身生固與祖母楊相倚爲命惟日孳孳篤孺慕表忠烈顯孝義除奸暴禦倭寇化盜賊植人才厚風俗嗜善若饑渴省過如疾痛日惟見己之不足而沛然若人之有餘讀書體道以至於死嗚乎是可謂之完人哉嘉隆間王

良王畿亂姚江之學近溪陰以禪竄入之至李贄決裂大潰
立宗旨名目壇坫標榜士之敏異者咸歸之理學之地爲聲
勢貨色區藪以其身謗陽明禍至今猶未熄先生生值其時
皆與之遊毫不爲動嚴嵩當國生殺禍福人若反手焉先生
初爲進士入獄視楊椒山與講學日夜不倦趙文華爲上官
虎跳狼攫欲生噉人同輩俱走噤流汗先生都不聞見身扞
其網而下至藝人乞丐寒畯無知識之婦女一聞其懿行則
奔趨下拜敬事之惟恐後吾於是歎國家人才之盛惟處之
不得其當令天地成有憾以有今日使先生大用得行其志
三代唐虞豈遂寥闊蓋學非闇然不真非盡捐我見能親切
見過必不遷非素樸愚誠必不能以救世維世彼眩奪於聲
華陷溺於聰明文藝轉換圓捷矯匿深阻其學術俱足以殺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六

天下萬世顧人以濃豔爭趨之耳惟先生無意爲文爲至文
不提宗旨立名目爲學爲真學乃當其身教行南服沒未數
十年幾湮沒不見稱於天下假非其後裔賢更爲表述人亦
孰從見先生之書而知其學有如是也哉予生平覩記所及
近代理學惟陽明整庵涇陽及冀公惟乾史公玉池又近惟
鹿公伯順今乃更得先生陽明用大類狂整庵體堅類猿涇
陽學最正以無善無惡訾陽明東林之敗慘於畿良鹿公真
闇然者更饒經濟高陽相公賴之果大用必能康濟時艱先
生生盛平官不過邑令部郎郡守離運使未幾致政行蹟止
此士望獨愛先生素樸出於自然如田父野老於世之可欲
可畏者淄染不及人亦無及之者士望老益無狀幾喪廉恥
得先生文讀之震動開滌使不至於禽獸敬序其集而歸之

終諸會孫之請以埃能識先生之文者

正字通序

史彪古

粵稽蒼頡創制天下義理顯于文字天下文字歸于六書周秦以來籀文篆隸皆三代金石之遺自漢人變通趨時爲八分真行以定字學之法遂日趨于簡便如江河之流而不返者其勢然也然八分真行之不能復返爲籀文篆隸猶書契之不能復返爲結繩雖其自古而流于時自難而趨于易而未嘗無一字而不軌于正者有義以爲之歸也夫字者數也一舉手間而卽有陰陽奇偶五行象爻之列其體故一字之起而具夫全易焉抑字者聲也一舉口間而卽有四聲五音清濁高下之異其節故一字之發而具夫大樂焉字學之源如是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詎易言正字哉夫字之數倍萬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九

細則繭絲牛毛紛則千條萬派大畧其端有三曰沿而失真也亂而莫整也博而難稽也韓退之之述蝌蚪孝經衛宏官書也曰凡欲爲文必先識字今荒陋之儒不知古學爲何物而極文人才士之心肆其意之所之慳慳奇奇不可捉捕至于古人點畫之所以然則以爲此老師宿儒之所爲吾無所用心乎此也往往有母母蠶蠟鵠卵一之而無別焉故曰沿而失真也自保氏不教外史失傳而小學不明於天下其剽取浮華鈎致聲譽問以古文奇字茫然張口如墮雲霧古用今用何以同歸方言爾雅何以殊致孰能絲分縷析兼綜其條貫耶故曰亂而莫整也漢儒以說文解字而知字之源宋儒以皇極經世推演其數得其源矣而未窮字之變宋文懿勝國大儒奉詔撰述而劉三吾進孫氏韻會一書頌之四

方賜名正韻皆參用古今之中嗣後新都楊氏宣城梅氏箋釋古文竝存紛列未有探極原本搜羅駁辨爲世指南者故曰博而難稽也今昆湖廖公祖其學無所不窺其於書無所不觀既已得天人性命之原而復以餘力旁搜遠紹成正字通一書參伍考訂以集大成將獻宸極同文行於天下而傳之無窮余簪筆中秘習清書者有年後以薦厯各垣舊學荒落將竊公之餘冀以自淑而已若夫公此書之行則上佐右文之治帝功之條布聖學之權輿胥於是乎出而又使成學治古文者因正字以窺易樂之原而得乎結繩以來無字之初之意檢身正心以成一代之人才咸於是書乎必之也公所正者字云乎哉

善惡明微序

史彪古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三

昔者伏羲畫易大禹叙疇本於河洛而則爲圖書天下言理數者自此始然易曰貞勝書曰建極蓋教考祥斂福協於善則吉應之背於善則凶隨之理由數著而數因理顯不可忽也自理學不明數流爲術於是京房管輅之徒以其數愚天下而天下之人亦相與愚於數舍致此之由信一定之說輒曰有數存焉夫使不爲惡而聽數固不失爲賢者也使爲惡而亦付之數天下事尙忍言哉然而善惡報應之旨不明則吉凶有數之謬不熄吉凶有數之謬不熄則爲善去惡之教益不彰此善惡明微之所由作也佛書推善惡報應極於生報後報現報詳列因果屢千萬言然其論變幻而不可測智者猶疑之至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則理之彰明較著如日中天

世且讀其言訓其義而不善卒不止從逆無有窮豈非報應之理不取事以明之故爲善去惡之教終不彰也哉夫人有一念一事之善足以上格天神而畢生受樂有一念一事之惡足以取怨天心而終身受愆又或有父貽之子祖貽之孫者理之所至數亦轉焉各因其修各協其應絲毫不爽累黍無差自有人類以來何嘗一日之或訛而一事之或誣歟蓋量有大小故宮有豐嗇作有先後故受有早遲彼世之爲善而得苦如涪泉源雖尙涓涓也而江河之決將來爲不善而受樂如敲石火雖猶星星也而焚燔之勢必烈世徒泥目前而忘遠大冀僥倖而昧永圖亦何怪于凶咎之徵每什百於康吉也哉予於退食之暇思人事成敗之因考天道存亡之故因念數定之說誣人不鮮欲與天下明善惡環應之理而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三

彰爲善去惡之教因取紀載傳聞之事確然可據者勒爲一書使人由理而悟數因數而進理庶幾乎義禹河洛之學不爲小術所晦而盡人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若乃居易而絕怨尤樂天而忘得失輕富貴如浮雲等利名如夢幻則此一書特糟粕視之耳

程子漢宮詩序

江 臯 桐城人

人之深于道者氣必清而言必靜胸次落落不牽於流俗雖得失無所介於中窮達無所紛其志焉余嘗持此以相天下士壬子分校得程子漢宮卷見其理純而氣靜心知其爲有道士也及見其人淵澄礜蘊益喜其藏之深而期其用之大顧猶蹭蹬公車潦倒一羶余十餘年不得見未嘗不憐其才而悲其遇且嘆天下相士者之難其人也今年過彭蠡程子

謁余舟中其學益深而氣益靜無幾微感慨不平之念知其
中必有得也讀書多暇尤專肆力於詩盡出其詩以正焉夫
詩之道大其感人也深牢籠天地包舉萬物驗運會之興衰
感陰陽之變幻風雨露雷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與性情相觸
以發抒其悲憤宣揚其胸臆要歸於忠厚溫柔不流於激而
傷于怨爲正也惟深于道者能言之若營于名利之場汲汲
于紛華之境幸而偶得也則氣驕而色盈不幸而或失也則
志衰而神沮中無所見世俗得而擾之又安有言之足述耶
孔門之徒七十人以言詩與子貢謂其相忘於貧富之境而
不滯于學之往來也程子之道氣日深能與境相忘故其學
日進而詩日工良有以也程子又進而請曰詩以唐爲宗今
士大夫言詩者多推宋人唐與宋孰優余曰唐人之詩渾涵而
沉鬱宋人之詩意盡而詞新譬之山水唐人則嵩華岱霍之
雄峙而嵯峨江漢河淮之奔流而浩瀚也宋人則武夷瑯琊
之森秀鑑湖曲水之淪漪也其間或才致不同工力相敵此
風氣所趨自然之勢也要之醅而後肆靜而後張三百篇以
迄漢魏三唐源流具在惟澄懷入道者涵泳而精求之自得
也子之詩學成矣吾知天下必有因子之詩以識子之才竝
重子之道者矣吾敢謬謂能相天下士哉

希賢書院錄序

查培繼

書院之成循眾志也成而祀十四先生使仕者學者有所取
則則教之意寓焉不僅爲畏壘之祝桐鄉之祀也余與惕庵
湯先生記而刻諸石又上其事于兩臺咸獲報可崇道右文
嘉惠一方之士德意良厚而藩伯及學使者又皆樂于鼓舞

迨用有成信乎事有開而必先成之于下而作之必自上也地在使院之側每當政閒吏散則與負笈生徒質疑問難亦足開拓心胸顧以薄力經營僅同埽除布席而未啟絳帷孰爲擁篲雖升緇館誰與受粲耿耿未忘鮮終是懼旣而思之樂育自有公懷同心不無將伯古云斯文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則表章前賢興起後學卓然自任吾道干城固有待矣余也三徑未荒松菊堪把而并州舊夢將在此管絃俎豆間故於其行也詮次所由於左

鄱陽五先生合集序

史 白邑人

三兄文令彙五先生集成命白序之五先生皆鄱人仕于宋老于元慕東籬之晚節而不必以辭塵遠俗爲高有若黎公庭瑞生于宋長于元老于元出處在夷惠可否之間其情跡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三

正令人惋惜有若徐公瑞吳公存生于元仕于元老于明亦通亦塞與世浮沈置日光燭火於不問有若葉公蘭生于元長于元仕于明得進退行藏之正而無負所學有若劉公炳茲五先生論其遇有幸不幸論其心有同不同而其所居之世則先後相望其憂喜顰笑之發于咏歎又可以觀世運隆替此予兄所以合而刻之也予讀史至宋元之際每歎文獻無徵其時所稱許皆不當人意及歷覽稗史所載始知賢士偉人多伏處草莽又惜其篇章殘闕傳說不詳嘗欲倣太史公采軼詩補伯夷傳并表許由卞隨務光雖諸賢士偉人不獲有用于時亦聊以發泄其心胸使吐納天地之正氣以滌盪來世而予各位無聞才尤不逮意者窮林絕壑尙多不朽之鐵函且纂修有人歟予亦無從問之唯茲五先生幸生同

里其行事可稽其文章可述其師友源流復可思而可感竹
屋松簷之下披吟一過風日淒然俯仰百千言間治亂存亡
循環無已後之視今又不知作何如議論矣乃予更有慨者
自有宋以至於今山川陵谷幾經變遷城郭井廬幾經興廢
故家皂隸華屋荒邱又不可勝紀而讀五先生詩見其贈答
之勤往來之邇如相對一堂而嘯歌未輟何歲月之易逝也
讀書不論世不能知人卽無以自鏡然則五先生之在當日
孰臧孰否必有能辨之者先質之予兄

崇祀名宦錄序

王傳邑人

歲在寅卯吾郡竊邇聞寇小醜跳梁恭賴

天威底定然兵燹之後官吏因循卒伍叫橫斯民凋瘵視南
九二郡爲尤甚越至辛酉淞西查勉齋先生來觀察我三州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十四

駐節芝陽下車卽訪閭閻疾苦出之湯鑊燠以春臺殿屎不
聞絃誦交作政簡刑清化行俗美數百里內外深山老叟聞
風相慕者咸扶杖以觀暨丁卯以齒過懸車請告歸維時自
鄱郊以迄鄰境壺漿走送士庶蟻集中風狂走若失怙恃然
無何騎箕訃至三州士人輟席而涕洟農夫相與歛於野商
賈相與吁於市不啻秦人呼搶於五殺大夫之死也非公政
教入人之深何令人之愛慕一至此耶宜今者吾鄉紳民有
各宦之祠而復有名宦錄之刻也蓋事出輿情公而非私惠
由實政久且不朽以視石相之祠樂公之社洵足後先媲美
矣固非徒某與多士之感恩知己云爾

張門劉貞姑苦節序

史珥

貞姑以未嫁之身守節於張氏二十有七年此卷則鄉人士

悼嘆咏歌其事所作也姑姓劉氏受張聘南琴而所天邦憲
歿姑聞凶耗泣而不哭頃登樓母趨視則雉經幾絕矣力救
始甦所志益堅及慰諭百端乃曰天不可二母訓也如必欲
兒少延惟往奠成服始可哀其志篤許焉卽毀妝斷爪乘素
輿隨父母以往閭里驚嘆多泣下者迨入門禮拜憲尸隱然
之痛感于奴隸而未嘗成聲長號也時年甫十九耳乃倉卒
之際哀而有節人咸歎爲性成自是遂留張氏不輕言笑不
近珠繡不履堂皇冠巾履屐皆手自裁製婦功修飭養舅姑
致孝未嘗以己未成爲婦或諉叔妯也間一歸寧雖諸母比
鄰不一過焉姑穉齡時王父疾亟尊公小模刲股和藥創甚
姑早晚侍父側又代父視王父湯藥迨父創必痊而已骨柴
立矣母氏程固儒家女聞授以女誠及列女傳人耳輒色喜
鄱陽縣志

卷十七

序

五

若有獨契焉者嘗謂母曰想古來忠孝節義亦祇是此心一
點真誠不磨耳母深爲嗟異然亦不意後果不愧其言也比
年來鄉人士各爲詩述其事今春屬余次第爰彙成冊稱曰
貞姑而冠以張於劉則別乎女於張則別乎婦俾稱情而當
義以繫諸胡忠烈女貞姑陸公紀女義姑之例第姑在家爲
孝女聘人爲節嫠爲孝婦歷數十年冰玉之操斯洵聞氣所
鍾而亦風教之光也將來告臺省樹風聲是深望諸當事者
乾隆壬戌暮春旣望

章杏雲先生四診述古序

凡人負特異之姿邁古之材其精神所至則必有以用之而
或大或小或遠或近視乎其所遭際抑或不幸不克施於時
而傳之其人筆之於書猶將有以用之也吾邑章杏雲先生

博見洽聞士也其初家頗饒蓄書甚富先生勤於誦讀鎔火
達旦以爲常精心果力務窮其微以歸於實用生平讀史恆
數過於歷代興衰治亂之故與夫制作損益之源無不瞭然
於心沛然於口尤精於歷算其於授時大統諸書以及割圖
八線泰西之術皆能明其立法之根精其布算之法憫醫學
之失傳謂靈素之精深奧衍非致力學專精有元解者莫明
句義因日夜研索其旨証以張氏仲景之法以明其用集古
今諸名醫論著參互考證以衷於是此四診述古者乃先生
平日意與古會不能自默急欲述以示後人者也不爲無根
之說不徇流俗之誣誠醫家寶筏壽世真詮嗟乎先生學貫
今古而名不出里閭獨賴此書之存將來流播遠近使其明
夫古人之意而不爲世俗所惑於以起沉痾而登壽宇庶幾
先生之所用於世者其猶藉此寥寥者可以無窮也夫先生
所著尙有三角弧弦諸論嘗欲以其稿付予而未果又有調
疾須知飲食辨今已刊行而此書尙未流布急鈔而藏之因
爲之序以俟有力者之梓而傳焉

鄱陽縣志卷之十七

宋 使金上母書

皓遠違膝下忽忽十二年中間兩大病天憐羈苦偶幸再生
日夜憂愁娘娘年高恐不及一見慈顏以此痛心殆不堪處
皓自酉年閏八月至大原明年十二月至雲中兩處供給幸
不缺又明年五月元帥晉王驅皓詣冷山悟室監軍家監軍
使皓教其子昭武是行在途兩月跋涉四千里冷山距金都
二百五十里其地苦寒九月而雪四月草始生十年終受盡
艱辛不可勝說衣着更不與盛夏粗布隨行使臣沈珍兵士
邱德黨超幸在張福柯辛已死皓至冷山之明年春元帥嘗
許南還將行監軍父子堅不肯比至草地元帥雖怒已無及
乃遣王侍郎回三二年來監軍稍相信前此見問南中事皓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不識其意每每煩惱戊年金軍過江有擄到秀州人後却到
冷山皓以秀事問之雖知此州官吏並前期往華亭免遭俘
掠終不得端確緣此憂惱成病監軍後除右丞相不主和議
前年七月罷知興中府故宋充魯三王內外用事欲割地以
和去年正月復召悟室入專權益甚三王不勝忿謀共除之
爲二吏所告七月三日遂誅三王九月王侍郎來留肇州遣
其副因索進奉及取投附人朝廷既無素備其銀絹禮數合
入商量乃一切峻却遂至交鋒雖運昌軍捷岳帥眾集忽報
班還何補何補使臣履危受辱不足惜當念上皇神柩久寓
遐荒太后年高甯不思國宗室困辱不忍說生靈轉徙何時
休息謂宜權以濟事况爲親屈所當容忍悟室嘗問歲幣皓
答云契丹景德中雖有此例緣山東河北產絲蠶其地今屬

東國責之東南恐不如數金三千兩景德無之又問正朔皓
答云年號本朝所自有悟室云南朝欲自用其年號若表書
來當用此間年號又問封册皓答云此是虛名不必較又問
投附人還可得皓答云昔東魏侯景以十三州投梁有眾十
萬後敗於壽春纔存四百武帝欲以景易其姪淵明景遂作
亂陷臺城弑二帝景雖即滅梁祚亦亡監戒甚明恐不許必
須許亦不肯來就死徒成禍亂悟室曰我亦道不可得大人
云須得投附人至若不至自壞爾國家久之謂皓曰隨我到
濟州看春水爾是直性人言語樸實與我言合得爾去與大
人商議我約監公佐四月間到來若三兩春事從得使爾歸
國商量遂以三月半到濟州四月四日回冷山居八日悟室
又云更隨我到燕京以二十日起五月初到草地及聞莫將

來所請皆不從大怒起兵向河南順昌之敗岳帥之來此間
震恐未幾而岳帥軍回吳璘兵大敗河南關西故地一朝復
盡得八月十八皓與宇文相公先入燕至九月七日車駕入
宇文去冬教悟室子孫因此遂爲謀畫每屏人語至夜分悟
室問江南如何可取宇文云先取四川宇文前此已知貢舉
及充規畫二省使遣官制禮凡百與議今有男女二人自云
南中一子是過房一女是庶出老年無親惟此二子自與悟
室商議換授光祿大夫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詳定禮
儀欲得皓亦換官庶幾朝廷知得例換九月二十二日悟室
父子八人同右丞相蕭慶父子四人皆絞死城外焚之謂其
跋扈擅命也皓雖失倚托幸免換官亦未敢理會請授且教
一童爲饋粥之資近又聞例有換授擬皓朝散郎翰林直學

士皓自聞此議日夜號慟有昭烈大將軍者晉國之弟從前相愛聞此見憐遂同晉國之子見平章相公懇老母累重乞免換授雖已見許未知其他宰執何如更旬日間可決矣娘娘年高甯不因皓重添憂惱然爲國忘身自古有之無可奈何所願免得換授將來和定須可圖歸萬一不免老小長訣矣臨紙投淚悲不自勝申年十一月晦日男皓百拜

元

復劉彥昂書

余闕

闕記事奉復彥昂茂異文契足下李宗泰來辱四月中教墨且審舟楫善達無虞深慰所想兼承葛布銅香模壁魯紙諸貺感佩感佩所聞京兆公還朝斬黃官軍捷音可喜區區孤城無援糧乏兵虛願望者皇天悔禍耳先大夫墓銘率爾呈醜軍務鞿轆殊無清况幸刪削之春雨軒集中樂府擬題甚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三

古中朝名賢多未如此用心五七言亦佳欲作數語冠於集首俟後便當寄達也景濂宋先生文集不審版在何處得一本寄惠爲望幸介意耳附來漢椒貳觔大能明目開胃亦服食所宜也風塵滿眼關河阻修何時良晤獲文字之益也斯文寥寥令人短氣便風幸垂音問以慰懷思老懷耿耿臨書馳神秋尙熱惟多愛爲吾道自重七月八日老友余闕記事奉復

答叅謀劉彥昂書

周伯溫 邑人

伯溫忝在葭莩而薄宦於外未獲承顏令甥自闕至遠厘華札銘刻銘刻每憶先大夫友梧公問業於月灣吳先生之席區區則爲同窗之契我大父梅山公歸窆辱令祖傑夫公垂顧不肖得以侍從几杖之側猶豐林虎豹嚴姿雄毅凜乎其

起敬也前輩儀則至今懷之令兄彥正留燕京爲芳鄰嘗誦
足下佳什恨不多見今獲春雨軒集連日玩味欲僭爲叙引
別當奉呈會稽楊廉夫登科時於大宗師吳閑閑公席上會
晤時年少氣銳自信甚高極愼許可今篇中能一一評點必
其興趣相脗合故肯落筆如此不肖嘗從侍吳文正公虞文
靖公趙文敏公於館閣時得承詩法謂必兼諸體制方殊故
常佩服斯言吾鄱前輩如準軒吳公芳洲黎公謹思李公諸
作皆不尙雄渾抑豈氣運使然耶若李粲然待制董宗文許
栗夫朱公遷諸老性理精到專務舉業競進取之科故於詩
道益寥寥耳近聞令兄有篆韻集鈔渴欲一見每歆羨其考
究該博時人無能及之者建甯乃文公闕里好學士夫必多
今有誰乎清碧杜公好古博雅家武夷名山中必有藏書令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四

人慨想有佳子弟乎所嘉麻沙書坊版籍無虞又經此兵火
一厄斯文幸甚此可以見執事軍行贊襄之政令耳洪容齋
隨筆板在建學可求致否舊書臨石鼓文一卷專此奉獻求
教年來眼力昏耗不復能作字矣何由清對以罄所未聞乎
軍前多便使必有音問數往還耳臨楮不覺縷縷萬萬自壽
不具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書

寄劉芝陽開府

王荅堂集

湯顯祖

淑德重地江海安瀾嶺外聞之不勝驩慰吾鄉在此位者功
澤良多吉之周公次歐陽公也有光前牒是在門下趙侍郎
蘇州田賦一疏有可尋舉否海中丞松江水利今更如何苟
利吾人不必自己固大雅本懷矣故中丞餘姚張公雄才踈
節不爲世知如劍飛沉出土入水幸乃其子丹徒知縣集義

意度魁奇當復大受也又丹陽縣學訓導李東明篤於躬行若進之六館必有繩染之益伏惟台下高其品目引而重之視時筐篋小吏章句末儒故相矯絕耳

國朝

與志館諸紳士書

邑令黃登穀大興

僕自束髮受書家塾誦諸經疏義而外因遂涉獵羣書名人舊集之昭人耳目者靡不留心究攷及讀馬貴與通考洪容齋筆錄見其宏博鉅麗整縵該洽迺并攷其故里俱在大江以西每私心嚮往焉自通籍以來承乏江右始而都昌繼移新建而鄱陽閱歷歲華秋田之稼業已久稔鞅掌吏塵汨沒精神于錢刀竿牘之中蓋不舞柘枝久矣然私心竊以洪馬兩君子皆鄱之淹雅名賢勿讀其書長遊其里雖不能踵其芳躅猶尙擬訪兩公後人而購所不經見之餘集嗜痂迂癖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五

固無日去諸懷也頃者閱鄱之舊志蠹蝕漫漶中間人物事蹟歷六十餘年未經增輯因欲去蕪芟蔓彰潛證確自成鉅製僉謂兩公皆家于洎今隸樂平不得爲鄱陽人攷鄱之人物自雷仲公陶士行而後名賢絡繹焜燿史冊卽不繫兩公于鄱鄱之文物聲華亦未爲替而洪氏譜稱忠宣生長于鄱紀其文章政事甚備洪邁爲忠宣季子容齋著述亦署鄱陽而不稱洎是洪氏累葉相傳皆家于鄱而不得謂非鄱陽人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自註鄱陽今世之目是書者直呼馬鄱陽未聞以樂平相稱謂者夫山川土田規畫疆制度地定邑量地居民則夫畝澮溝洫隄防水利之屬與夫戶口多寡風俗純囂之異致不可以絲縷寸尺相假借若夫文人學士經過其地往往一歌一嘯流爲篇什而其地卽因之以傳子建

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詩皆可繹也至如歐陽永叔之家子永豐人稱廬陵至今不衰豫章徐稭籍本南昌新建並載于志而不聞人議其非然則必謂洪馬兩公不得爲鄱之人物得毋類夫鏃舟求劍者乎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失其生此地產然也產於鄱者不得爲鄱之人自詳其地邑里居者猶不可爲據然則必何如爲據乎夫海桑變幻天上白雲須臾蒼狗江東王謝當其盛時炙顏燼手烏衣燕雀過眼而沫則試上溯循蜚徧觀歷代古今來曾有幾人物亘百世不去其鄉者哉說者謂忠宣曾判饒州第鄱之名宦耳不知靖節故居栗里而爲彭澤令文山吉州而官於吉古者筮仕不出方州處則爲善于鄉出則加澤于民鄉賢名宦庾相表裏非兩截也况夫洪馬兩公事業著作彰彰志乘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六

而必以借才異地爲嫌是何異鄭刀魯削遷其地而弗能爲良者耶僕旣親蒞其地因得尙論其人亦大慰景行之素矣惟以吏事勞形勾稽鹿鹿昔人謂朱紱之困甚于蒺藜者是也回憶執卷書檐日捧兩先生載籍把玩摩挲了不可得偶于公餘之暇就僕意所未安者附書邑志之末以東志館同學諸君子共酌之語不修飭慎勿嗤僕弁鄙無文也

上大府請罷英夷和議書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

沈衍慶

爲國體攸關前車宜鑒敬陳芻蕘仰祈採擇入告以振天威而伸士氣事竊英逆犯順以來兵結三年毒延四省姦淫婦女擄掠貲財占據城池戕傷將帥凡屬含生負氣之儔靡痛忿填胸亟思寢其皮而食其肉我

皇上命將出師大彰天討屢申

明詔曉諭編氓俾知各懷忠義咸切同仇此正爲臣子者枕
戈待旦之秋也詎逆英惡燄彌天狼奔豕突復敢直逼金陵
妄肆求請並於鍾山之上安設大礮竟有劫以不得不從之
勢此不特我

國家二百年未見之狂氛而以犬彘不食之餘孽膽敢脅制
聖朝全盛之兵威較之吐蕃之於唐契丹之於宋其勢其力
足以相角而後敢肆其鳴張者兇悖尤有甚焉查英逆求請
各欸一係索討洋錢二千一百萬元一係索討香港作馬頭
并往廣州福州廈門上海甯波等處貿易一係與中國官員
用平行禮其餘尙有求請大抵不出三款之外業據星使督
憲允准會

奏職聞信之下始而疑繼而駭再四思維不禁爲之痛哭而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七

流涕也伏思天地之生財有限國賦之歲入有常自逆夷包
藏禍心以害人之煙土易利用之金銀中國脂膏暗被吸盡
漏卮不可數計思之已堪髮指茲復明目張膽恣意貪索卽
使府庫充盈而賞賚之權自我予之則爲恩施自彼索之則
爲脅取况軍需在在緊要以之製器械何一不利以之備火
藥何一不全以之造戰艦何一不堅以之修城池賞士卒何
險不固何人不奮不此之用而乃借寇兵而齎盜糧固不待
智者而知其非且豺狼之性谿壑難填昨歲粵東以六百萬
議和茲到江南又三倍之設使取盈之後再往他省肆無厭
之求發更端之請不知何以給之割肉以飼餓虎肉盡終於
噬人此斷斷不可者一也土地者受之

天命傳之

祖宗世世守之不得以尺寸與人此固萬古不易之道也逆夷從古不通中國自粵省開洋禁以來租給馬頭陽借貿易之名陰萌窺伺之實履霜堅冰由來者漸迄今思之未嘗不追咎當時之失算然粵東僅屬海濱一隅茲則由粵而閩而浙而江財賦之區悉歸其壟斷要害之地盡入其把持此後事事如願則已否則中國稍有動靜逆夷無不周知一方之盤踞尚且撫之不安數省之結聯豈易驅之使去不特此也覬覦不已必更索登州天津關東等處馬頭以我朝幅幘廣濶振古燦今而東南北三面皆逆夷之連疆內地險阻跋涉維艱彼則沿海往來呼吸響應竊恐

國計民生從此不堪設想此斷斷不可者一也至該逆所請與中國官員用平行禮此其藐視中原陵蔑罔上之罪尤堪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八

髮指我

聖朝聲靈赫濯遐方異服靡不稱臣奉貢稽首來庭逆英僻居海島夙繫陪臣爰

累朝存撫之深仁戴

皇上高厚之覆載見中國官員理宜屈膝匍伏以昭恭順何得并蛙窺天夜郎自大春秋所最重者冠履之分所最謹者華夷之辨成公二年書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君子譏其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大夫會也今督撫之尊不止古大國諸侯竟下與犬羊之逆用平行禮不特褻瀆衣冠爲中外所耻笑且使各夷聞風效尤等威莫辨中國又何恃以爲尊乎賈誼曰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逆英藐視中國官員是藐視中國

天子竊恐平行者爭長之階爭長者倒懸之漸雖屬儀節之
虛文實關治忽之大體此斷斷不可者又其一也當事諸大
憲計畫萬全豈不明知其不可因該逆有能如所請永訂和
好不敢再起兵端之約故爲此枉尺直尋之舉不思該逆狡
詐性成反覆無定卽如數年間始則犯兵定海繼則遞呈天
津和議旣成於粵東妖氛復熾於鎮海以至擾廈門據甯波
陷寶山大乍浦撲鎮江窺金陵皆前次議和以後之事豈謂
和在粵東而他省各不相蒙乎該逆姦詭萬狀顯而易見粵
東一誤江南豈容再誤猶欲恃區區香火盟誓以爲憑信不
幾視天下事如兒戲哉議者謂事有經權不同倘不如所請
該逆勢必開仗鍾山逼近省會一經轟擊難以支持並恐偷
挖高堰滋擾別省不若暫示羈縻姑全旦夕此尤自餒其氣

鄱陽縣志

卷十七

九

矣夫城下之盟古人深恥鍾山係內地並非海濱逆夷猖獗
匪伊朝夕設險固守先事豫防之謂何而竟聽其實逼處此
卽不幸時危勢迫亦當背城借一守效死勿去之義而乃偷
目前之安貽無窮之耻欲誘諸民風之柔懦士氣之不揚律
以春秋斧鉞之誅其能自解於天下後世乎議者又謂賊氛
孔急與其以數百萬兵民試之勝敗不可知之數曷若姑允
所請以保闔城生靈信斯言也則是張巡之守睢陽向子韶
之守淮甯不若晏殊納幣之議安石畀地之策也且許給之
項庫藏不足勢必籌輸民間東南連年水災民生日蹙再加
追呼不至展轉溝壑不止等死耳死於忠義與死於流亡孰
愈乎紫陽綱目紀載昭垂厯觀漢唐晉宋以來如婁敬劉文
靜姚璆楊再思桑維翰秦檜之徒其謀國皆主和議究之得

乎失乎危乎安乎殷鑒不遠胡不熟思而審處之善乎宋李忠定之言曰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試以近事言之前林制軍之守粵東逆英雖肆擾海濱然未能闖進澳門也劉撫軍之守浙省逆英雖攻掠郡縣然不敢徑逼杭州也卽如臺灣孤懸海外而彼處鎮道各官依險守禦逆英終無能肆毒向使粵東不易督臣不倡和議不撤藩籬而乍浦上海寶山各海口俱能竭力防禦該逆又何遽兇熾至此况逆英之退出粵境也不係乎許和之撫綏而恃平義民之憤擊此目前已然之效不尤彰明較著也哉至官兵之所以不敢輕敵者動以該逆船堅礮利爲辭竊思夷船雖堅而實笨海外衝風破浪是其所長我軍此擊彼竄難以爲力一人內地則積水不厚必多膠淺之虞入坎多凶難恃輪

轉之利今天奪其魄駛進江口孤軍深入正宜趁此機會密簡精銳遶出下游以斷其後上游各路多札木排層疊設險以遏其前并飛移鄰省各將軍督撫無_分域四面堵截合力殲剿堅壁清野使無所掠以懈其氣置毒斷流使不敢飲以亂其心倘該逆舍舟登陸則多設疑伏以待之而密遣下游精兵徑襲其船隻使無歸路譬如魚投重網虎陷深阱舍此不取而縱之出淵放之火山噬臍何及逆礮雖利必資火藥誠能斷絕內地奸民接濟則其用易盡卽使蓄積甚多必在船內或用噴筒火箭射其篷艙或備燥荻枯柴盛以多艦俟昏夜乘順風出其不意環而燒之以彼引火之藥濟吾火攻之用該逆釜底游魂焉能逃此一炬昔周瑜以三萬人破曹操八十萬衆於赤壁恃此道也至於臨機應變運用不測則

在帷幄之籌畫當局之操縱斷非可遙爲臆度徒侈紙上空談已也而其大要尤在乎選擇良將激勵士卒團練鄉勇撫輯羣黎紀律嚴明賞罰信決

乾綱獨斷於堂陛而弗涉游移守臣效命於疆場而罔敢退蕙如此則人皆奮勇士盡干城於以殄滅妖氛廓清海甸洩衆區之義憤彰震疊之威靈從此大畏小懷遠撫長駕中外視福長享昇平豈不懿哉職風塵下吏一介書生位非封疆官非台諫識見愚昧何敢妄陳軍國大計然拳拳螻蟻之忱不能自己仰維大府憂國憂民開誠宣著倘蒙俯採狂言上達天聽見諸施行雖使職荷戈擐甲授命戎行在所弗恤如謂觸犯忌諱妄議大臣定當從重懲罪職惟束身以聽參處亦不敢悔臨稟曷勝皇悚屏營之至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十一

請捐貲撫卹災黎上各憲書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

沈衍慶

敬稟者竊照卑縣地方自五月下旬以來大雨時行河水盛漲前將田禾被淹及水勢日長情形業已三次馳稟憲鑒在案今自七月初四日起至二十日止淫雨八日東南風大作風狂浪湧每日長四五寸前此被水本重今又驟添新漲以致郡城內外一片汪洋不特鄉圩倒塌田屋皆在水中甚至城內街衢概成巨浸各舖戶居民紛紛遷避蕩析離居深堪憫惻親詣各處查勘沿河房屋冲塌甚多兼有饒郡便兌之浮梁樂平德興萬年四縣水次漕倉坐落隔河對岸俱已倒塌附近居民稍有力者先俱搬避逃生內有無力貧民不能搬移者水已封門尙蹲棲屋架饑餓待斃一經倒塌悉付洪流困苦情形痛心蒿目當經捐備餅餌藥物按戶散給先救

其饑并捐錢米飭令卽時搬赴空廟一面在高阜處所搭蓋
篷廠暫令棲止又奉本府一體捐施米餅資其日食均皆妥
爲撫卹不致流離失所差堪上慰大府痾瘼在抱之至意惟
是此次被水月餘久而且重詢之土著老民僉謂數十年來
未有之事現在陰晴未定高田早禾正在收割之時奈連遭
大雨新穀不能刈穫登場加以城鄉各礮坊米店因穀石及
碾米器具俱被水淹難以做米以致糧價驟昂幸有外來客
米船隻陸續抵郡接濟可望漸次平減連日隨同本府設壇
虔禱惟冀日內天晴水退猶屬不幸中之萬幸倘再久雨不
止被水各鄉固已苦累難堪卽未經被淹處所早禾不能收
穫蓋藏無資更屬大爲可虞復查本年被淹日久地方較濶
戶口繁多俱係連年積歉之區上年雖屬有收元氣未復是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三

以聲請將二十一年帶徵銀米再行展緩各在案本年早晚
無收民力實形竭蹶除查辦緩徵之外似需酌量撫卹溯查
道光十一十三十四等年水災案內每次請給災黎撫卹銀
七八千兩不等本年被災情形更甚現據各災民紛紛籲求
若據實陳請帑項攸關恐干冒昧之罪如下情不爲上達各
災民寒冬日食無資難保不別滋事端再四思維實深焦急
容俟天晴水勢稍退卽當赴鄉督飭修圩會同委員詣勘淹
田頃畝詳請緩徵一面查明乏食貧民戶口應如何撫卹請
示遵辦並移會各縣速將水次漕倉修理完固具報外合將
卑縣連日淫雨不止城鄉被淹深重現已捐資妥爲撫卹實
在情形再行馳稟請賜察核委員會同勘辦實爲德便

辦理撫卹事宜上本府書

道光二十九年九月

沈衍慶

敬稟者本年九月初四日接奉鈞諭以現接首府函奉撫憲面諭本年各縣辦理撫卹如何能使實惠及民不致胥吏侵蝕飭令有災之處將現在如何挨查戶口如何散給錢文及一切章程詳細先行據實稟復等因遵查卑縣東南西南兩鄉被水災黎先經職赴鄉查勘田畝之時業已逐戶查明大小丁田應領銀穀各數稟蒙憲台轉稟仰邀大府逾格施恩委員賚解撫卹銀兩到郡蒙憲台發交收儲並奉札飭認真妥爲查辦當卽遵照曉諭被水村莊極苦貧民務須各安鄉井聽候撫卹切弗輕去其鄉災黎感頌

皇仁憲德懽呼動地惟是卑縣本年被淹較廣戶口繁多前次查報丁口時因災重時迫其中貧民不齊一時驟難分別此項撫卹銀兩專爲早晚無收之苦佃饑寒交迫貧民而設

鄱陽縣志

卷十七

軍目

三

凡屬有田業戶及稍有藝業資本可以謀生者不在查辦之列誠恐無知鄉愚妄希冒領並有不法棍徒藉災煽誘滋事以及保甲人等串通書役希圖捏報分肥種種弊端均所不免職現已嚴切諭禁飭差密訪查拏並將署藩憲嚴禁衫棍冒領告示照抄多張廣爲曉諭俾得仰仗憲威不懲而戒一面查明被水鄉村順道遠近分爲東路東南路西路西北路四處稟請委員幫同職分投確查先期探訪各該村公正紳耆邀同傳諭除有田業戶及有藝業資本并續報聞賑歸來各戶流弊不可勝言一概不准查辦外凡有實在務農極苦乏食災黎各於委員及本官親臨之日將家中男婦大小丁口齊集門首聽候查點不許稍有紊亂如敢以少報多就近詢明紳耆指斥卽可隨時更正一俟點明人數卽令該家長

當場據實開報註冊並於牆門上大書災戶姓名以便指認
倘有老病孤獨殘廢者令其指出代領之人註入冊內每村
彙訂一本查竣帶回核算應給銀數將撫卹銀兩按照市換
錢價一併易錢仿照錢糧串票之式設立三聯印票編定東
路東南西路西北字號以免混淆一聯存查一聯發給錢店
查對登簿一聯用錢店地名圖記交災民親執票赴店取錢
諄諭該錢店務須一律遵用制錢如有攙和小錢短數尅扣
許且領之人指名稟究此項聯票仍交委員攜帶赴鄉核對
原查戶口報呈底冊挨戶親自散給各本人具領既免災黎
羣聚守候爭領之煩而且毫不經由書吏之手亦無從侵蝕
分肥庶可實惠均沾不使稍有遺濫以期仰副憲台痼瘼在
抱暨大府垂詢芻蕘之至意抑更有請者此次災民數萬賢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古

否不齊今見職層層稽核認真難保無不法棍徒藉災冒領
以及聞賑歸來之戶因不遂所欲或有滋事及砌詞上控等
情如遇此等案犯伏乞憲台嚴提究處或發交職酌量責懲
以儆其餘庶玩法刁徒咸知畏法斂迹矣總之有治人無治
法職才識短淺閱歷未深雖殫竭愚誠不敢稍存成見如有
未能周妥之處仰祈俯賜提撕隨時指示俾得遵循更正幸
免愆尤則感戴鴻慈更無既極管見是否有當並求訓示祇
遵
再稟者此項撫卹銀兩原因災民猝被水淹日給不敷是以
例給一月口糧本當早爲散放緣卑縣夏秋水患由漸而來
低窪居民先已遷居高阜迨至一片汪洋急迫之際迭經職
隨同憲台逐日捐施餅餌藥食錢物以濟其生如是兩月有

餘幸免流離失所茲幸晴霽多日水勢逐漸消退該災黎等或有親友資助或力作謀生察看情形現在尙可暫爲支持惟轉瞬寒冬風雪衣食無資實爲可慮是以職再四籌思擬將此項銀兩循照鄱邑歷屆舊章歸入冬季散放庶足以濟其饑寒免致啼號之慘雖爲時稍緩而裨益良多伏惟鑒察

續覆首府鄧太守辦災情形書

敬稟者接奉鈞函以前稟水災撫卹各事宜蒙謙光以賜復傳溫諭之優加仰見大君子誘掖成全微勞必錄之至意然拳拳固惟恐失而善善大覺從長旣受寵而心驚並撫躬而汗悚况感恩知巳古所難兼自顧何人膺茲榮遇敢不倍矢微忱冀克勉盡職守乎查卑縣撫卹錢文按原領銀數均計每大口給足錢一百四十文小口七十文職與各委員分投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七

核實散放一律完竣災黎得此撫卹可救一時之窘惟值寒冬凜冽極貧者仍不免啼號因屬丁憂僑寓之候補從九鄭芳司辦明沽暗賑之法在城鄉適中處所置設鍋攤熬煮濃粥每大碗量取錢三文小碗二文陽居售賣之名陰行施濟之實庶免羣黎生事較粥廠似爲簡便自十一月朔起開設三處每日每處可銷粥七八鍋不等其薪米人工諸費係各署官幕輸湊不敷之項由職全捐畢局費少惠多頗爲安靜又慮小民雖有饘粥餬口而無衣無褐何以禦冬復捐資先期遣人赴皖省蕪湖製辦棉絮彈成兩面綢線之棉胎衣褲一千件現於臘底屬親信誠實親友分赴城廂內外察看老弱極貧衣不蔽體者人給小票一張令親身持票赴領不准當賣在窮戶旣可以禦寒而刁民亦無從爭領凡此經營之

瑣屑不過小補之驩虞方待濟之甚殷正躊躇以無術茲奉
憲示以職前次請領捐錢一萬七千串已蒙婉陳大憲俯允
所請頒發接濟從此工賑有資曷勝高深感戴並奉到藩憲
批示遵卽具文請領一面確勘各圩段落造具清冊一俟領
錢到縣親詣各鄉督飭興工職才識庸陋具有天良惟當殫
竭愚誠熟籌妥辦總期工歸實用賑不虛糜以仰副
皇仁憲德於萬一仍冀俯頒訓誨俾得有所遵循庶局促駑
駘遇長鞭而思奮翻飛燕雀託大樹以包容合將職感謝下
忱及現在辦理實在情形謹肅稟覆伏維鈞鑒

答夏曠甫書

沈衍慶

奉來書詢以正月十五日之事此似意外之變而實意中也
饒郡向係商賈輳湊之區薰蕕雜處其尤桀黠者爲糧艘之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六

水手械鬪劫掠習以爲常地方官恩威並用得以彈壓不生
他變者一以旂丁係在官人役一則每屆交春各縣冬漕並
集幫兌之費源源而來正期秋成之候必無他虞不意九江
陷後漕運奉停衣食之源遂絕覬覦之計頓生一聞賊船東
下不禁幸災樂禍冀召外盜而起內訌譌言之釁實始於此
幸所遣偵探四出知賊已悉數出湖口陷彭澤當卽單騎出
城徧諭居民告以是匪非賊切勿墮其計中輕舉妄動正喧
闐間見有擔囊負篋而趨者捕得之賊證確鑿其人卽係糧
艘水手因手出佩刀格殺二犯其事遂定次日拘其舵長至
示以首級俯首無詞再三研詰實不知情爰從寬杖之庭下
令具此後約束水手永不滋事甘結而遣之所以不欲操之
過嚴者緣此輩停運之後餬口無資一經窮治必至挺而走

險兼以沿江減歇之糧艘更番勾結爲賊嚮導其患不小李斯逐客之書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不可不熟思而審處之也此時省中已奉

廷寄令有漕各州縣停運糶變並查糧船水手作爲招募義勇能否不滋流弊現奉通飭相機籌辦竊意此舉得行簡其驍健訓練歸伍可以化梟爲良一便也若輩以船爲家久居饒郡與民相安可以反客爲主二便也人情飢則求食渴則求飲嬰兒失母乳則歸之必不至藉以居奇婪索月餉三便也賊之回竄自屬意中即使久踞下游亦恐一日不忘江楚郡中無城可守一朝有警擬卽移營康山扼其險要雖成敗利鈍非可逆覩而裹糧坐甲惟敵是求亦必無因噎廢食之理第一腔熱血憤懣填膺每懷鄉先生金正希吳次尾之遺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七

風不禁拔劍欲起同仇如閣下惟期共舉義旗以雪敷天之憤也惟亮答不宣

與芝陽紳士書

沈衍慶

昨聞邑紳士民有建亭立碑之議僕甚惑焉災變非常上天垂譴職司民牧待罪弗遑而遑敢引辦災爲已功乎哀鴻遍野困苦流離何以還定而安集之饑饉洊臻搶竊易起何以鎮撫而弭防之補偏救弊未克盡職於萬一夙夜捫心實深負疚而又何功之有至涉厯風濤觸冒暑雨按戶查辦捐貲撫綏此皆地方官循例應分之事更無足爲異而况冒濫遺漏諸弊皆未必能盡免不以爲咎而反以爲功是重吾過也且當此度支匱乏物力艱難之時上不能不耗國帑下不能不勸捐輸在在無非脂膏事事悉貽厚累迺復因此竊取

一時之名上臺必疑其市恩捐戶更指爲掠美猜嫌謠謗從此易興矧自秋徂冬爲日正長措置經營諸多棘手安保日後一切盡如人意有不虞之譽卽有求全之毀勢實相因而至恐愛我者適以害我也夫聲聞過情君子耻之撫躬自問果能如范希文之公私仰食富鄭公之廬舍萬區乎果能如朱邑之治桐鄉宋登之令汝陰乎今人才識萬萬不逮古人若徒以豆區釜鐘之惠胼胝手足之勞而遽加以難副之盛名顯干造物所忌匪但招尤兼虞折福如果士民等諒僕居官數年實事求是富者勉力解囊共襄義舉貧者守分安命勿啓囂凌更望賢士大夫彌縫其闕而匡救其所不逮斯則官民一體感戴真誠較之推奉虛名豈不相去倍蓰耶且樹碑建祠律有明禁違礙尤多僕不敏敬布腹心毫無矯飾惟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六

諸君子垂諒之幸甚

劉惕庵文跋

沈衍慶

人莫不有自然之良知擴而充之達乎四海否則欲善其身而不足陽明先生論學以致良知爲主實與紫陽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之說初無二義末流好爲異同徒滋口實鄱陽劉惕庵明經推闡陽明之學而要不肯乎朱子與斷斷存門戶之見迥殊可謂善學陽明者矣今

上御極初元以正人心厚風俗爲本務首崇

御纂性理精義頒刻

聖諭廣訓兩江制府陸公檄各州縣選舉品正學醇文生赴鄉宣講於是鄱邑紳耆僉舉惕庵應選周歷鄉村實心講解勤勤懇懇始終無倦有餉以一絲一粟者嚴詞謝絕數月之

也吾子有周君爲益友講習切磋相與求成愚雖老矣猶將
諦聽審觀翹首生畏焉疑義二條另紙奉復如是非不妨再
爲商確

喪禮之廢久矣猶幸今有三年之制爲人子者非奪於勢之
不能行而行之者多不如禮蓋亦有故平時旣未能考定禮
制於親在之時一旦臨大故茫無所據以自行而習俗之弊
牢不可破又無同志知禮之士以襄助之故雖有志者不能
稱其心以就先聖王之禮制而無憾也雖然禮制之詳不能
復古矣獨其心之不能自己者則無古今之異也孔子言不
甘不樂不安曾子言自致孟子言自盡言不可他求是也爲
人子者本其不忍死親之心凡飲食冠服之事計時按制循
禮以行人不得而禁之又豈非笑之所能奪者卽或不盡如

法而盜戚無易孔子已代籌之何患此心之不盡哉雖在禮
有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不
無從權之說則青黑之服不得已而爲之爲不可以凶服接
人而又不得不接人者設也今則藉以爲赴會見賓之用甚
則家居常然非不得已而託於子墨從戎之說彼非從戎則
必不墨矣可妄託乎所謂服爲至痛飾非爲接人設至哉言
也至期功之服或聽其從俗亦可非外之也不欲曉曉於彼
而分吾創鉅痛深之心亦不得已之意也天倫之際人所難
言承以舜與司馬牛爲問而疑一宜憂一不宜憂爲不同愚
竊思之舜憂不順於父母而盡事親之道至於瞽瞍底豫至
誠感神聖德之盛固非常人所可及然亦可知其非徒憂而
已也夫子於牛雖若寬其憂而告以內省不疚子夏雖言有

命在天而告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以爲徒憂無益故皆以
反躬自盡之道勉之非謂其不當憂也至感化之效固視所
遇之不同要亦盡諸已者有至與不至誠與不誠耳其理豈
有異哉夫以盡道之聖而又有負罪引慝之誠故感化甚速
使稍涉爭勝之心必難烝父司馬之究竟何如其視舜之不
同者當不在憂與不憂矣

條陳志局事宜上霍松軒明府書

程直例

史記一百三十篇有書無志志始於班孟堅而陳壽三國之
史遂統以志名鄭漁仲尊馬抑班而其續通典之書亦名曰
志郡邑有志義亦倣此但人物書善而不書惡其體與史略
異是紀載之權視作史者亦較輕然不鄭重斟酌於其間則
弊端百出何才識疏淺汲綆不修而謬膺推許使之進局分

鄱陽縣志

卷十七

書

三

修常恐謏劣貽譏有負大君子擇人雅意輒思事之端緒以
備裁酌謹陳管見如左一曰施爲宜漸在局者有纂修有謄
稿有採訪有督梓有校對人數旣多若寬假歲月將耗無益
之費而事因以不舉如迫促成工又多潦草之病而勢亦有
所不行元修宋遼金三史秉筆有歐陽圭齋諸公皆大作手
因急於告成遂致疏漏舛誤不可枚舉此迫促之過也明成
祖時修四書五經大全書羅列多人而漫無責成坐費歲月
虛糜廩粟徒取兩三家舊說抄謄一過楊升庵深譏之此寬
假之過也竊以爲在局與事者纂修採訪宜入局纂修先理
舊稿次起新稿新稿多出於採訪而採訪未到之時纂修者
旣有舊稿可理不無改易而新稿之出於搜羅書籍者隨時
添補俟採訪册到依類附入一面纂修一面採訪纂修不必

待採訪之後採訪亦不碍纂修之功纂修稍有定稿而後派
膳稿之人膳付梓而後派督梓校對之人人不繁而事就緒
則施爲庶不紊矣一曰採訪宜均鄱邑六十九都地勢遼濶
在城者聲氣聯絡凡七十餘年中可傳之人可傳之作可傳
之事猶易於蒐輯至於四鄉之遠或百里或二百里雖有官
府告示而鄉愚多不解事旣以此爲具文無足輕重鄙吝者
復懼吏胥之騷擾而憚於呈請其呈請者又未必出於皆真
今之論者或曰當訪求遺漏以闡幽光與其過於薄不如過
於厚或曰當慎防冒濫以期傳信與其失之僞不如失之嚴
二者之論未免倚於一偏而兼用之則兩全其善蓋詩書仕
宦之家類無不欲顯揚祖父採訪者不患其遺漏而常患其
冒濫竊以爲行述家譜紀載雖詳亦必博徵公論而後傳信

可期也貧寒之家日營營於衣食志慮短淺非藉戚友之特
識雖有世德清芬亦無從表見其患不在於冒濫而常在於
遺漏竊以爲耳目近則見聞真鄱邑城鄉分四路城路採訪
宜用兩人其西路東路中路視路之濶狹少則三人多則五
人須度其道里之遠近而寄以耳目焉而後幽光可闡也纂
修者不拘貧寒仕宦之家又必俟 憲批詳定方隨例載入
以昭慎重則採訪庶不偏矣一曰體例宜簡正史之有列傳
其於人品高下未嘗一一細爲分晰而覽其傳自高下可知
誠以名目太多反覺軒輊未能盡當鄱陽舊志自章常山後
莫善於劉司空己酉志而乾隆己巳志詳贍有法各志簡端
弁語亦皆雅潔高華固無遺議所欲略爲酌改者勲業一條
似可併入宦蹟人臣駿烈豐功無非完其臣職吾鄱吳長沙

之忠陶桓公之勲熊伯通之靖邊陶子禮之捍敵彭尚書之
敢言羅參議之剛正劉記室之籌略與夫祝正夫劉廷高陳
思岡諸君子其器局雖有大小而俱列之於宦蹟覽者自可
得之簡冊中亦倣史列傳例也若夫理學之名自宋始於是
有道統之說以程朱直接孔孟中間千餘年名賢相望俱不
得承道統自宋而後於元則吳姚許李繼其宗於明則王薛
陳胡爲之最此外竒英碩德名稱其實者固亦不少然其間
不無虛名妄附或自負大高而中無實際或胸次太狹而識
見拘墟或藉口師承而只爭門戶其品豈真能駕乎千餘年
人物之上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愚謂道無所不包私其統
則道反從而小理無所不括專其學則理反從而偏古今忠
臣孝子義士仁人通儒豪傑節婦烈女凡足以扶植綱常名

教者無非道統中人亦無非理學中人雖精粗大小偏全不
同然豈得謂非理道之所該理也道也天下古今所共由乃
以千餘年中名賢之卓卓表著者盡擯諸理道之外此愚所
未解也程朱諸賢出則爲名臣處則爲名儒固不必藉理學
增重而習語錄騰口說黨同伐異者適足爲理累且理學之
與儒行其詣似有精粗其實知與行本自相副非儒行者豈
能爲理學理學精斯儒行醅則有儒行一條似可不必別標
理學之目凡處士之學孝友并入儒行愚意欲改爲儒林
傳凡居官之勲業武功二條并入宦蹟爲一條惟忠節自當
特示表異仍舊別爲一條立傳則體例庶不繁矣何賦性迂
疏拙於辭說且職在分修何敢籌畫全局以蹈越俎之譏然
今進局一旬矣而章程未定徒爾擱筆徘徊豈能自逃其責

故區區欲効一得之愚以叅末議而未敢自是已見也不揣
固陋言其梗概敬候鈞鑒指誨焉